

前 言

在本书 1970 年第一版的前言中，我曾评论道：

目前还很难让人理解音乐教育怎样才能变成“审美教育”，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直接论述实在寥寥无几。本书提出的哲学，意在说明这种理解的背景，从而产生有效的行动。

在那之后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音乐教育专业朝着我和其他人定义为审美教育的那个方向有了重大的迈进。这个哲学立场的先决前提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带有其特征的词汇和短语在我们共同的专业语言里用得如此广泛，以至于看起来它几乎“向来就是那样”。尽管对审美教育的很多概念理解得仍非完善，审美教育的很多付诸行动的含义运用得也远非完美，但是，它提出的总的看法，已经成为我们的专业概念赖以存在的基石。

关于审美教育一词的问题

虽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个哲学在音乐教育中都已无所不在，但是，审美教育这个用语和某些与这个概念相关联的语言，已经引起了好几个问题。很多人对这个术语相当心安理得，可另

一些人却认为它让人感到混乱，甚至具有威胁性。之所以这样，大体上是由于“审美”这个词是从专业哲学领域借用的，虽然日常用语中偶尔也有人用，但对那些未经哲学训练的人来说，它多半还是一个陌生的技术词汇。结果，给人的印象是，审美教育不同于音乐教育，它或者说是音乐教育的一个变量，或者说是音乐教育的一种学究式的、卖弄学问的说法，竟然要涉及哲学中那个被称做美学的分支的概念。

70年代对试图形成合作的人文艺术课的兴趣高涨更增加了这种混乱。对这些合作的人文艺术课有各种称谓，其中之一就是审美教育。所以有些人就以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用到这个术语，它就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涉及所有人文艺术学科的施教。由于人文艺术教育的概念本身就极其复杂，围绕审美教育这个术语的混乱就更乱了。

伴随这个术语的还有一个难点那就是对某些人来说，它意味着把焦点放在为艺术而艺术上，或者为音乐而音乐上，这似乎就是说，艺术或者音乐与我们作为人所处其间的日常生活是不相关的。再进一步说，这样一种神秘深奥或者说精英主义的观点，当然可以同“老百姓”毫不相干。他们对艺术的介入是世俗的、漫无目标的。审美教育这个词，意味着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库普兰的羽管键琴曲，以及其他为音乐界上流阶层点缀的玩意儿，根本不可能属于比较粗鄙的音乐世界，而后者在我们这个文化中，实际上是为大多数人存在的。

所有这些错觉（因为它们的确是错觉）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一种共享的哲学观点的发展，这种共享的哲学观点可以使我们的专业能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们是“这个体系中的小故障”。但是，不管这个词可能引起怎样的混乱，审美教育先决的、基本

的命题对绝大多数音乐教育工作者来说，已不再有争议。这个命题简单说来，就是尽管音乐有很多重要的非音乐性或者非艺术性的功能，但是对所有人类来说，它的音乐的或艺术的本质才是它独特而珍贵的秉赋。音乐教育的作用，首先就是要开发每一个人对音乐的艺术力量与生俱有的反应能力。如果这是首要目标，那么在需要时可以把其他目标包括进来。但是，尽管音乐对人类的心灵有普遍的感召力，一旦非音乐性的强调超越或削弱了音乐本身，将其淹没，那我们就背叛了我们为之而存在于世的那门艺术。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事情又是这么复杂。究竟什么是音乐的音乐性或艺术性？什么不是？我们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哪些是音乐教学的所为，哪些是非音乐性教学所不为？是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是天经地义的音乐，还是仅仅某些音乐是音乐？什么是好的音乐？为什么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对我们那么重要，我们竟要声明应当把音乐教给所有的儿童？

等等 等等。如果音乐教育工作者要理解自己的科目 要教好这门课的话，就需要对所有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进行探讨。一种哲学的任务，就是对付这样的问题，好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本书将提供一个理论的基础，以便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实践。在写作中，将不得不采用一些美学的语言。为避免混乱，只要可能，总是尽量使用我们知道的、用着的和教着的与音乐和艺术有关的用语，而不是专业哲学较常用的术语。比如 常常用“音乐的”、“艺术的”和“内在的”这些词来代替“审美的”一词 因为它们的意思通常都是一样的，却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更有关联。

这种哲学的持久性

自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越来越频繁地（而且带着急切的迹象）被问到，我的立场有无根本的改变。我的回答总是：“不 我没有变。”起初 这个回答带着点儿歉意 因为我以为，我提出的这个哲学很快就会有其他好几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加入进来，当我吸收并着力认同那些争议之处时，那些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的立场。但那种情况从未发生。没有其他任何人提出过一种替代哲学（虽然在政策范畴有过通常的争论 第一章里有所讨论）而我自己对美学、哲学、心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东西引得我要抛弃我所阐述过的基本前提。我确实改变了我对这些前提的一些理解，所以我希望我现在可以更准确、更有力地解释它们，我也懂得了如何更有效地运用这些想法，这样我可以提出但愿是更有用更可行的建议。但是还没有导致我走上一个新的哲学方向的发现。

我已经对这种情况更加自信。这里所阐述的这个哲学，加上推广并完善着它的那些人对它的补充、提炼、修改和变更，确实为我们在历史的这一时刻的需要恰如其分地把握了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本质，这可能再好也没有了。本书规定的音乐教育所陶冶的人性价值，对一个人道的社会秩序中好生活的现行和正在出现的观念具有根本性，这是很明确的。事实上，随着关于需要新型文化的文献继续发展，人文艺术学科教育的相关性和必要性变得日益明显。音乐教育工作者可以同我一样，从心底里确信，我们的贡献达到了我们人类珍视的意义、自我意识和满足的核心——这些价值被更加广泛地承认为个人和社会健康的中心。我们必须继续探讨这种信念的哲学渊

源，使它生动地体现在我们的业务行动中，从而重申这一信念。本书将协助这一过程。

包容—排斥问题

我必须承认 在进行这次修改时 有一种挫折感。这就是 在本书的几乎每一页，都提出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实际上需要再写好几本书来探索其含义。哲学家比其他大多数人更了解他或她确信的事物下面，还有多少层。如果一个人一边写，一边刨根究底，那写出来的东西可就太厚了，读者只有在如醉如痴的境界才能拜读，而且书也很快就成了多卷本的史诗了。因此人们被迫向前推进，无情地屏弃各种相关的材料，不顾一切地尽量做到有条不紊且又足以无所不包。有时我感到 这本书在删除枝节、达到合理的尺度方面 还是成功的。我肯定有些读者会不同意。有时我又但愿我在某些问题的探讨上再进一步。我同样肯定有些读者也有这种愿望。对那些感到这里讲得太多了的人，我深表歉意。对那些同样强烈地感到讲得还不够的人，我也很抱歉。说真的，双方都是对的。所以，你们那些想写哲学给别人来读的人 可要当心呢！

作者感谢《艺术教育的设计》、《音乐教育研究委员会》和《审美教育专刊》，它们发表过这个修订本中新内容的一些较短的章节，作为我为它们写的专稿。

第一章 为什么要有音乐教育的哲学

一个先决前提

本书只以一个根本前提为基点 这一点必须开门见山地讲明 因为其后的一切叙述都旨在解释它的意义和适用性。这个前提就是，音乐教育的基本性质和价值是由音乐艺术的本质和价值决定的。其他重要的决定因素，诸如儿童经过的成长阶段，教育在我们社会中的功能，以及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很多方式，没有区别地适用于学校的所有课程。音乐教育的特殊性，乃是音乐艺术本身的特殊性的一种功能。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地阐明音乐艺术的本质和音乐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那我们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地描绘出音乐教育的本质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

关于人文艺术的本质和价值问题的哲学分支叫做“美学”。因此 本书首先是关于美学 特别是音乐美学的 但所用的方式是将源于美学的概念直接运用到音乐教育当中。这当然不是构筑一种音乐教育的哲学的惟一可行的做法。音乐和其他一切人文艺术都是多维的，每一维都有若干含义，需要对它们的本质和价值有一种理解。例如，心理学家对人文艺术就有多方面的兴趣——作为研究感觉机制

的一种办法，作为无意识的表现，作为治疗的一种工具，等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人文艺术中看到的，是他们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的领会，如倾向的形成，在使用人文艺术中的社会经济阶级差异，在利用人文艺术的庆典中体现出来的文化信仰，等等。历史学家则另有一种兴趣，他们把艺术作品视为对人们以往的行为提供了有用信息的文件。

这些及其他许多关于人文艺术的观点都是有用的 必要的 也是给人以启迪的。但是没有一个是涉及人文艺术在它们自身中及关于它们自身的根本性质，而这些性质正是叫做美学的那个哲学分支要解释的。美学是对作为艺术之精髓的艺术的研究，是对在整个历史中使自己将艺术作为他们生活中的根本需要的那些人的研究。所以，在所有对人文艺术感兴趣的思想学科中，美学是惟一致力于解释其内在本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之所以有必要懂得一些美学概念，懂得如何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教学当中，原因就在于此。

哲学的局限性

如果以为任何一种哲学 包括本书讲的这种 可以被当做“为一时代”的一个声明，那就狂妄到了极点。音乐教育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随着时代而变化，因此在一个时代令人信服的哲学，在另一个时代就可能主要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才被看重。多年来，有关哲学中变革的记载在各种有代表性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只可惜完全系统地陈述音乐教育的书籍即使有，也是寥若晨星。只要研究了历史上关于音乐教育的概念的变化，那就不可能不得出这种看法，即任何一种哲学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这种状况未免使有志成为哲学家的人自惭形秽（一个最值得庆幸的条件），但是却不能免除他们将自己所处

时代的基本信仰清楚地阐述出来的义务。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 信仰的变异既超越时代的作用 又超越时代带来的变化。人们对音乐教育各执己见，而且这些分歧历来就有，并将继续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没有一种哲学将赢得所有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全部赞同这个事实，并没有消除理智、周密、系统的阐述的必要性，这些阐述有助于使这一领域的全体从业人员对这一领域更加了解。所以 必须构想出一种只管‘一个时代’的哲学 并且必须承认这种哲学只能给该时代的实际工作者提供一个起点。

现在，既然已经认识到任何一种哲学的内在局限，那就必须看到，如果一个人想胜任自己的专业，如果一个人的专业要在整体上卓有成效 那么某种哲学——即有关该专业的本质和价值的整套基本信念——则是需要的。确实 这个专业的一个持续性的需要 就是从哲学上阐明该专业所处的地位及发展方向，并提供一个共同的基准点，以便产生新的思想和不同意见。尽管本书书名中“一种”这个小小的词说明（本书英文标题为“*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可直译为“音乐教育的一种哲学”，为简明起见，选择现译——译者注）所要提供的哲学是一种具体的哲学 确切地说 它不是作为音乐教育的惟一哲学提出来的），但是笔者相信，它确实把握了该专业在发展到历史的现阶段时对其自身的看法。在信仰改变并发生分歧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归纳出某些具体时代里信仰的一般状态。当前，凡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本质进行过认真思考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极为高度地一致。这个专业当前需要的，似乎不是关于任何具体哲学的说教，而是对目前流行的信条继续提炼，认真运用，这些信条虽然为人们普遍相信，但是运用得很不完善。

对一种哲学的需要

对一种哲学既有集体方面的需要，也有个人方面的需要。首先，整个专业需要一整套信条，以指导集体的努力方向。这个专业能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专业对它所要提供的有可能对社会产生的价值作何理解。需要加强对音乐的价值和音乐教学的价值理解，而且这需要是持续性的。在音乐教育中，现在存在着，而且似乎历来都存在着自我辩护、自我怀疑和捞稻草，好像是在零敲碎打地证实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其数量之大，令人不安。很难找到一个这样活跃，表面上这样健康，历史这样悠久，在实践中这样普及的领域，同时却又如此担忧着自己的内在价值。

关切着如何既向自己也向他人证明自己的巨大压力，在这个领域由来已久，它反映出音乐教育工作者缺乏哲学上的“内心平静”。这真遗憾。因为，正如本书将要讲明的，教音乐和学音乐的堂堂正正的理由，恰恰就在于人的最深刻的价值。在音乐教育理解自己真正要提供什么之前，在它确信自己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辅助成分之前，在它“痛切感到”自己的价值具有根本意义之前，它不会得到标志着成熟的心灵的安宁。它也不会达到运行得卓有成效的水准，因为这种水准是自我接受和有了安全感的结果，是目的得到理解努力有了着落的结果。

尽管一种哲学可以为整个音乐教育起到某种“集体良知”的作用，但这个领域的实力最终还取决于其全体从业人员的信念。无论一种哲学对一个团体的整体效力可能多有必要，构成这个团体的个人更有必要理解他们每个人的努力的本质和价值。

之所以如此，有几点理由。作为专业人员，对自己的目标有明确

认识并且确信这些目标的重要意义的人，是组成这个专业的人链的中坚。音乐教育有幸为信念坚定的人所领导，他们大力帮助造就了一种团体身份的意识。然而众多的信念却是以老生常谈为基础，以华而不实的争论为基础，以含糊其辞的暗示为基础，说音乐教育重要，却没有提出多少坚实的理由来支持这些信条。许多人对这个领域抱有极大的献身精神，但是这种献身的基础不过是天真的希望。本专业之所以在表面上——而且是非常确切的表面——具有极大的活力，明确的目标和善良的意图，同时却又不安地担心这一切究竟是否有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确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音乐教育的必要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展示出从事世界上重要工作的内在价值感的人，就成了本专业最珍贵的财富。如果帮助音乐教育工作者形成一种有推动力的哲学，那么这个专业将会更加扎实，更加牢靠。

增强个人对音乐教育的信念之所以重要的另一点理由是，人们对自己专业的价值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对自己人生价值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人就是他们毕生的作为。如果他们的职业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他们对之抱以尊重并从而能够既丰富自己也丰富了社会，那么他们不会不感到自己的一生多半是重要的，值得尊重的，充实的。相反，假如人们感到自己的工作不一定有价值，感到本领域内外的其他人对它都不够尊重，感到自己通过工作所做的贡献是可有可无的，那么他们只能感到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同样不一定有价值。

准备进入音乐教育专业的人，非常有必要培养起一份对自己所选领域的重要性的理解。人生当中，恐怕再没有比人们作为给社会做出贡献的成员准备进入自己位置的时刻，更为迫切地需要自我证明了。这样的人几乎是急切地需要一种哲学，为自己的专业生涯提

出一种使命和意义。就拿音乐教育来说，在本领域的价值没有得到从业人员的充分理解，而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或许理解得更少时，就尤其需要这样一种哲学。由于对音乐教育的重要性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由于表现为自我证明的基础很肤浅的这种在哲学上的把握不定，由于音乐教育工作者对他们在音乐和教育的其他部门的同事普遍采取守势，所以这么多音乐教育专业的本科生何以或多或少地有些玩世不恭 孤芳自赏 把握不定 处于守势 也就太清楚了。

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两个条件。首先 需要一种哲学 为重视音乐教育在事实上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其次，在大学本科教育期间，就应系统地注意专业哲学的发展。大学本科生课程很少考虑强调音乐教学实践的理由。即使对哲学有所关注，那也不过是在其他各种各样课程的开始阶段零零星星地有一些，只在所用教材第一章的一部分讲起“音乐教育的价值”。这些论述尽管也值得称道，但它们毕竟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对发展一种连贯、深入的哲学这样复杂的事务的严肃思考。事实上，无论是在大学课程中还是在所采用的用于其他目的的教材中，对哲学问题的敷衍塞责都更加说明，足以让音乐教育存在的正当理由还不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理论阐述不是令人信服 而是使人糊涂 不是加强而是削弱 不是使人振奋 而是让人泄气。

学生们本该得到比这好些的东西。要培养起一种自我识别、自我尊重的意识，让在校大学生有机会认真思考自己从事本专业的理由，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应当向他们介绍一种比善良意图的表白更有分量的哲学。大学生们老道得已无法满足于肤浅的说理了，而他们对生活的介入，也使他们不能接受抓不住他们的想像力、激不起他们的热情的哲学。人们需要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行动是有分量的，好的动机可以得到满足，好的影响可以得到承认，而一种坚实的哲学

要比他们所受教育的其他任何方面都能够更有效、更直接地满足这种需要。为发展一种专业哲学所进行的投入，得到的回报极高，这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个自我尊重的基础，而且在于将人们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感引导到献身于音乐教育的事业中。

以上所有关于哲学对正在接受培训的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作用的论述，同样适用于从事实际工作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无论一个人从事这项专业已有多久，都有自我了解、自我尊敬的需要。在某些方面，这些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专业的职责、任务和问题的日趋复杂而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对老音乐教育工作者（有人会提出，凡应付下来头一年教学工作的音乐教育工作者都有资格称“老”来说，需要一个目标，致力于一些比再办一场音乐会更令人满足，比再办一场比赛更有意义比再教一个班更重要比再上一堂课再开一次会、再做一次预算或报告涉及的面更广泛的事。所有这些义务和快乐都需要有个目标。它们需要被看做为实践某个目的所必须完成的事，这个目的超越了它们全部——它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一种深刻博大的意义，深刻博大到使这一切都值得去做。对专业人员来说，现在常常越来越难以透过日益增多的树木，看到包括所有这些树木的森林。没有更大的视野，没有对一个人的工作的内在价值的意识，就很容易开始陷入日常问题，就事论事，而很少顾及它们更大的背景。久而久之，信心不可避免地发生侵蚀，而在这过程中，眼前的担心似乎从来都不大要紧。失去了也许在开始时就不太强的目的感，教师们就会怀疑起自己作为专业人员和作为个人的价值。

音乐本身振奋人心、焕发青春和令人愉快的性质，在那些专门从事音乐的人中间，就是一道免于失落的有力屏障。这是身为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主要益处之一。但是尽管这很幸运，如果音乐教育工作者所要起的作用不单单是个技师，就仍有必要有一套将音乐为什么

有力量的原因解释得十分清楚的信条。有关音乐的信条和说明音乐重要的议论往往停留在浅显的层次上，却在暗地里希望，如果有人用明白易懂、不很费力的争论证明了音乐教育的正当，那么它的“更深刻”的价值总会盛行开来的。只是这些更深刻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却往往莫测高深，但它们是意会得到的。所以人们就这样凑合下去，在自己和他人的眼里有什么理由就用什么理由来支持自己，相信到头来总会皆大欢喜。但是，时间在过去，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专业，都越来越不可能靠着模模糊糊的希望来维持。是该坦然面对自己的时候了 因为这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我的工作到底有多大分量？”

一种专业哲学的作用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好的答案，应当是在一个人准备进入这项专业的时候形成的。如其不然，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形成也比从来不去形成强。如果是个不错的答案，它将把人们对人们从事专业努力的根本性质和价值的思考集中起来，并使这些思想可以随着时代和经验来发展和改变。如果对基本原理的探讨只是基于表面，那么哲学就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一个强有力的哲学必须说明人们的专业领域最深层的价值。在这个层次上，人们才会不仅在专业上功德圆满，而且在为人上也尽善尽美，因为这是成为一个牢靠的专业人员的自然结果。

一种令人信服的专业哲学之所以重要 其最后一点理由是 音乐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将他们关于自己学科的信条付诸实践。每做一次选择，就是运用一个信条。音乐教师和其他所有的专业工作者一样，每天都要做出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选择，每个选择都基于一个应当做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的决定。这些决定的优劣，直接取决于教师对这门课本质的理解如何。理解得越深，则教师的选择就越连贯、越集中、越有效。对自己的学科没有明确理解的教师，只能凭直觉和希望做出选择，这些也反映出他们的

信念处于什么状态。根据对音乐本质的深刻分析造就出一种哲学的音乐教师，则会自信的行事，知道无论他们选择做什么，都将与他们所教的那门艺术的价值观相一致。

哲学与鼓动

关于一种哲学在学校—社区—州—国家等层次上寻求支持方面究竟有什么作用，存在着很大的混乱；这是指在政策或鼓动方面。鼓动的作用是要使在学校资金分配问题上有投票权的学校行政领导或校董事会或父母和其他公民尽可能强烈地感到音乐教育的必要性，或者让其他各式各样的选民感到这种必要性，他们的支持或保留将决定美国学校的音乐课程能否繁荣昌盛。一种哲学是否应当提供那种论据，使有影响力的人们确信应给予音乐教育它所企盼的支持？

好的答案是“应当，又不应当”。说“应当”，因为一种哲学应当使一个专业感到它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它为求得社区支持而提供的任何具体论据都可以建立在一个小心翼翼地构筑起来的基础上，而且构筑这个基础就是要让它存在下去。说“不应当”，因为一种哲学要是提供可以用于在各种情况下都要赢得争论的范围很广的论点——也就是说要在无论怎样的情况下，取得向无论什么人或团体谋求的无论什么利益的话，那么这种哲学只能是样样都通，样样稀松，在哲学上是没有用的。

这是因为哲学的任务从根本上就不同于宣传的任务，无论两者的相关性如何。哲学力争要达到可能说明一门课何以重要的众多理由的根本，那一切理由强调的都是这一个根本原因——那个本质的、单一的、统一的概念，它使这门课既独特，又必须。一种哲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地说明一门课如何提供了从其他任何学科中都得不到的

价值,它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证明,要让人获得那些价值,教育中就必须设这门课。而一种哲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证明,惟独这门课提供的价值是谁都需要的,它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这门课在公共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两点论据——即独特性的论据和必要性的论据——确立之前,哲学上的努力就不能算完成,或者说还有欠缺。为了证明“第一位的原因”,一种哲学就不能满足于上千条也可能说明这门课起作用的次要原因,因为所有这类次要的理由要么体现不出这门课的独特性,要么并非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具有必要性。

所有独特的、必要的学科,包括音乐,都提供各种各样次要的价值。其中一些价值虽然并非独特,却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的。比如说,表演团体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为了一个共同的原因同其他人一起活动,这是很有益处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成为一种非常积极的生活体验。但是在其他很多学校课程和活动中也能够获得这种体验:要获得这种体验并不是非得有音乐不可。人们声称音乐具有的这类价值有成百上千种——那些价值确实是所有的学生都喜欢的,但是通过其他许多参与也能够得到,虽然不一定大为出色。如果音乐教育所要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理由,那么音乐教育就永远不能被看成一门学校里的基础课,因为所有这些理由都表明,音乐教育提供不出任何惟有它才能提供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音乐教育的一些价值号称是音乐所独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所必须的。这些价值主要是和音乐才能的开发有关(第五章将探讨作为智力的才能的想法)。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些学生在这种特殊的能力上有相当高的水平,为了他们,要成就他们作为个人所能达到的程度,为了需要杰出音乐家的贡献的社会,必须发现这些人的才能,悉心加以培养。音乐教育工作者具有这种业务专长,能够识别有着异乎寻常的才能的学生,可以提供促进

他们成长的经验。

这种说法是无懈可击的。它是如此显而易见的真理，其重要性又如此咄咄逼人，即使有人胆敢提出争议，这样的人也寥寥无几。然而它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是它适用的人实在是少。音乐才能和其他任何人类能力一样，是随机分配的：我们可以确信，如果我们准确地把它画成图表，它会形成一个正规的曲线。只有在曲线尾梢的一小部分人有足够的才能，成为社会需要而且供养得起的专业演员、指挥、作曲家、教师、学者。我们必须有这些人。但是我们用不着在公立学校里设音乐课来得到他们。

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在普通教育系统之外来训练其有才能的年轻人的，是在为此目的而专门设立的学校里。这是以所花费的成本产生最大效益的做法。关于改善美国教育的辩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当指望学校什么都做。难道学校不应当致力于教育那些为所有的人所需要的方面 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基本”的学科 而让小部分学生的特殊需要以社区在校外能够提供的各种方式来满足吗？如果学校继续让这些特殊的课程设置存在，当时局艰难，资金紧缺时，很容易将这些课程视为可以取消的，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将这些特殊的学科及其教师视为教育中的点缀而不是基础，因此对他们的支持主要是出于慷慨而不是需要，不是同样合情合理吗？

美国的音乐教育向来非常走运，因为无论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是文化的原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通常都只是“可能”，而不是“当然”。但是，谁又会在那朵“可能”的乌云之下来选择从事一种专业生涯呢 因为这“可能”很容易变成 而且经常变成“当然”。正因为我们的确生活在那朵乌云之下，我们才这样惶惶然，才这样处于守势。我们理应得到好一些的待遇。因为，实情也是如此，音乐和教育在它们所提供的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性，这些价值观对良好生活的